　50年前，長沙鏢子嶺。

　　四個土夫子正蹲在一個土丘上，所有人都不說話，直勾勾地盯著地上那把洛陽鏟。

　　鏟子頭上帶著剛從地下帶出的舊土，離奇的是，這一壞土正不停地向外滲著鮮紅的液體，就像剛剛在血液里蘸過一樣。

　　「這下子麻煩大嘍。」老煙頭把他的旱煙在地上敲了敲，接著道，「下面是個血屍嘎，弄不好我們這點兒噹噹，都要撂在下面噢。」

　　「下不下去喃？要得要不得，一句話，莫七里八里的！」獨眼的小夥子說，「你說你個老人家腿腳不方便，就莫下去了，我和我弟兩個下去，管他什麼東西，直接給他來一梭子。」

　　老煙頭不怒反笑，對邊上的一個大鬍子說：「你屋裡二伢子海式撩天的，指不定什麼時候就給翻蓋子了，你得多教育教育，咱這買賣，不是有隻匣子炮就能喔荷西天。」

　　那大鬍子瞪了那年輕人一眼：「你崽子，怎麼這麼跟老太爺講話，老太爺淘土的時候你他媽的還在你娘肚子里吃屎咧。」

　　「我咋說……說錯了，老祖宗不說了嘛，那血屍就是個好東西，下面寶貝肯定不少，不下去，走嘎一爐鍋湯。」

　　「你還敢頂嘴！」大鬍子舉手就打，被老煙頭用煙槍擋了回去。

　　「打不得，你做伢那時候不還是一樣，這叫上樑不正下樑歪！」

　　那獨眼的小夥子看他老爸被數落了，低下頭偷笑，老煙頭咳嗽了一聲，又敲了那獨眼的少年一記頭棍：「你笑個啥？碰到血屍，可大可小，上次你二公就是在洛陽挖到這東西，結果現在還瘋瘋癲癲的，都不知道著了什麼道。等一下我先下去，你跟在我後面，二伢子你帶個土耗子殿後，三伢子你就別下去了，四個人都下去，想退都來不及退，你就拉著土耗子的尾巴，我們在裡面一吆喝你就把東西拉出來。」

　　年紀最小的那少年不服氣了：「我不依，你們偏心，我告訴我娘去！」

　　老煙頭大笑：「你看你看，三伢子還怯不得子了，別鬧，等一下給你摸把金刀刀。」

　　「我不要你摸，我自己會摸。」

　　那獨眼老二就火了，一把揪住老三的耳朵：「你這雜傢伙跟我尋事覓縫啰，招呼老子發寶氣喃？！」

　　那年紀最小的少年看樣子平日挨過不少揍，一看他二哥真火了，就嚇得不敢吭聲了，直望著他爹求救，怎料他爹已經去收拾傢伙去了。他二哥這下得意了：「你何什咯樣不帶愛相啰，這次老頭子也不幫你，你要再吆喝，我擰你個花麻雞吧！」

　　老煙頭拍拍老二的肩膀，大叫一聲：「小子們，操傢伙啰！」說完一把旋風鏟已經舞開了。

　　半個小時候後，盜洞已經打得見不到底了，除了老二不時上來透氣，洞里連聲音都聽不清楚了，老三等得不耐煩起來，就朝洞里大叫：「大爺爺，挖穿沒有？」

　　隔了有好幾秒，裡面才傳來一陣模糊的聲音：「不……知道，你……待在上面，拉好……好繩子！」

　　是他二哥的聲音，然後聽到他那老煙頭咳嗽了一聲：「輕點聲……聽！有動靜！」

　　然後就是死一般的沉寂。

　　老三知道下面肯定有什麼變故，嚇得也不敢說話了，突然他聽到一陣讓人毛骨悚然的咯咯聲，好像蛤蟆叫一樣的從洞里發出來。

　　然後他二哥在下面大吼了一聲：「三伢子，拉！」

　　他不敢怠慢，一蹬地猛地拽住土耗子的尾巴，就往外拉，剛拉了幾下，突然下面好像有什麼東西咬住了，竟然有一股反力把繩子向盜洞里拉去，老三根本沒想過還會有這種情況，差點就被拉到洞里去，他急中生智，一下子把尾巴綁在自己腰上，然後全身向後倒去，後背幾乎和地面成了30度角，這個是他在村裡和別的男孩子拔河的時候用的招數，這樣一來他的體重就全部吃在繩子上，就算是匹騾子，他也能頂一頂。

　　果然，這樣一來他就和洞里的東西對峙住了，雙方都各自吃力，但是都拉不動分毫，僵持了有十幾秒，就聽到洞里一聲盒子炮響，然後聽到他爹大叫：「三伢子，快跑！！！！！！」就覺得繩子一松，土耗子嗖一聲從洞里彈了出來，好像上面還掛了什麼東西！那時候老三也顧不得那麼多了，他知道下面肯定出了事情了，一把接住土耗子，扭頭就跑！

　　他一口七跑出有二里多地，才敢停下來，掏出他懷裡的土耗子一看，嚇得大叫了一聲，原來土耗子上勾著一隻血淋淋的斷手。他認得那手的模樣，不由哭了出來，這手是分明是他二哥的。看樣子他二哥就算不死也殘廢了。想到這裡，他不由一咬牙，想回去救他二哥和老爹，剛一回頭，卻看見背後蹲著個血紅血紅的東西，正直勾勾地看著他。

　　這老三也不是個二流貨色，平日里跟著他老爹大浪淘沙，離奇的事情見過不少，知道這地底下的，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，最重要的不是大驚小怪，而是隨機應變，要知道再兇險的鬼也強不過一活人，這什麼黑凶白凶的，也得遵守物理定律，一梭子子彈打過去，打爛了也就沒什麼好怕的了。

　　想到這裡，他把心一橫，一邊後退，一邊腰上別著的一支匣子炮已經拽在手裡，開了連發，只要那血紅的東西有什麼動靜，就先給他劈頭來個暴雨梨花。誰知道這時候那血紅的東西竟然站起來了，老三仔細一看，頓覺得頭皮發麻，胃裡一陣翻騰，那分明是一個被剝了皮的人！混身上下血淋淋的，好像是自己整個兒從人皮里擠了出來一樣。可是這樣的一個人，竟然還能走動，那真是奇蹟了，難道這就是血屍的真面目？

　　想著，那血屍一個弓身，突然就撲了過來，一下子老三就和他對上眼了，那血淋淋的臉一下子就貼著他的鼻子，一股酸氣撲面而來，老三順勢向後一倒，同時匣子炮整一梭子子彈全部近距離打在了那東西胸膛上，距離過近，子彈全部都穿了過去，把那東西打的血花四濺，向後退了好幾步。老三心中暗喜，再一回手對準那東西的腦袋就一扣扳機，就聽喀嚓一聲，槍竟然卡殼了！

　　這把老匣子炮是當年他二爺爺從一個軍閥墓里挖出來的，想來也沒用了多少年月，可惜這幾年跟著他爹爹到處跑，也沒工夫保養，平時候開槍的機會也少之又少，誰知道竟然在這節骨眼上卡殼了。那老三也真不簡單，一看槍不好使喚，輪圓了胳膊用吃奶的力氣把槍給砸了過去，也不管砸沒砸到，扭頭就跑。這次他連頭也不敢回，看準前面一顆大樹就奔了過去，尋思著怎麼著它也不會爬樹吧，突然腳下一絆，他一個狗吃屎，整張臉磕在一樹墩上，頓時鼻子嘴巴里全是血。

　　老三狠狠一巴掌拍在地上，心裡那個氣啊，媽的怎麼就這麼背。

　　這時候聽到後面風聲響起，知道閻王爺來點名了，心一橫，死就死吧，索性就趴在地上不起來了。沒成想，那具血屍好像沒看到他一樣，竟然從他身上踩了過去，那血淋淋的腳板馬上在他背後印下一個印子，這血屍出奇的重，一腳下去，老三就覺得嗓子一甜，只覺膽汁都被像踩吐了出來，而且背上那被踩過地方馬上一陣奇癢，眼前馬上朦朧起來，他馬上意識到自己可能中毒了，而且毒性還非常的猛烈，恍惚間他看到不遠處的地方，他二哥的那隻手裡好像還握著什麼東西。

　　他用力眨了眨眼睛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一塊古帛片。他心想，自家二哥拼了命都要帶出來的東西，肯定不是尋常東西，現在又不知道他們怎麼樣了，我好歹得把東西收好，萬一我真的死了，他們找到我的屍體，也能從我身上找得著，那二哥的這隻手也不算白斷了，我也不至於白死。他一邊這麼想著，一邊艱難地爬過去，用力掰開二哥緊握的手把那帛片從掌心裡拿出來，塞進了自己袖子里。

　　這個時候他的耳朵也開始蜂鳴了，眼睛就像蒙了一層紗一樣，手腳都開始涼起來。按他以往的經驗，現在他褲襠里肯定大小便一大堆，中屍毒的人都死得很難看，他現在最希望的是不要給隔壁村的二丫頭看見自己這個樣子。

　　他就這麼混混著胡想，腦子已經不怎麼聽他使喚了，這時候他又開始隱隱約約地聽到他在盜洞口聽到的那種咯咯怪聲。

　　老三隱約覺得一絲不對，剛才和血屍搏鬥了這麼些時候，也沒聽它叫過一聲，現在怎麼又叫起來了？難道剛才的那隻並不是血屍？那剛才看到的又是什麼東西呢？可惜這個時候他已經基本無法做思考了，他條件反射地抬起頭看了一下，只見一張巨大的怪臉正俯下身子看著他，兩隻沒有瞳孔的眼睛裡空蕩蕩地毫無生氣。